

新文学

第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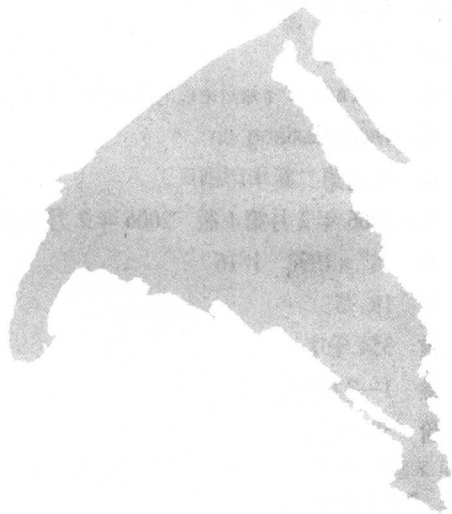
 大象出版社

新文学

第五辑

主 编

陈 飞 张 宁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 第5辑/陈飞, 张宁主编.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6. 2

ISBN 7-5347-4042-8

I. 新... II. ①陈... ②张... III. 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4535 号

出版人 李亚娜

策划人 耿相新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新建平 霍志远

封面设计 秘金通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54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 66202901

责任编辑 成 艳
封面设计 秘金通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委 员 王富仁 吕正惠 华 玮 刘思谦
孙 歌 尾崎文昭 罗宗强 项 楚
洪子诚 袁行霈 耿占春 钱理群
董乃斌 童庆炳 詹福瑞
主 任 傅璇琮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委 员 王晓渔 邓小军 左东岭 叶舒宪
吕伟民 朱晓海 李继凯 张宏生
罗 岗 赵京华 贺照田 党圣元
倪 伟 徐 俊 郭英剑 郭英德
铃木将久 康保成 蒋 寅 傅 刚
臧 清 樊善标
主 编 陈 飞 张 宁
编 辑 赵 醒

目 录

* 柄谷行人小辑 *

《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序言	柄谷行人(1)
视差之见	斯拉沃热·齐泽克(6)
对柄谷行人《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的回应	雅克·德里达(16)
柄谷行人访谈:向着批判哲学的转变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关井光男(25)
在后现代与左翼马克思主义之间 ——柄谷行人的批评实践(上篇)	赵京华(36)
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笔记	陆怡雯等(67)
“风景”与“内面”的起源	陆怡雯(67)
想像的和真实的:书写语言与民族国家	郭 语(71)
尴尬的批评:关于《儿童之发现》	陈 莹(76)
雄关漫道真如铁:从“风景之发现”说起	林雨平(82)
批评的政治	薛 羽(86)
颠倒的景观:《所谓白制度》	李 芸(90)
附录:一、柄谷行人简介	(97)
二、柄谷行人著作目录	(97)
三、柄谷行人研究资料论文集	(98)

* 释义黄春明 *

黄春明的困境

——乡下人到城市以后怎么办?	吕正惠(99)
----------------------	-----------

从畸零人到妈祖婆

——论黄春明小说的现代性意识	郑千慈(107)
----------------------	------------

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下的民族文学

——论黄春明的乡土故事与经济殖民的家国寓言	徐秀慧(122)
-----------------------------	------------

附录:一、黄春明访谈	(143)
二、黄春明年表	(151)

* 阐释空间 *

还原:胡风典型论的另一种解读	黄 悦(153)
一条河与一个人	
——细读《湘行书简》	张新颖(171)
陈铨的民族文学观与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渊源	叶 隽(184)
袁可嘉新诗批评与艾略特的影响	刘金华(199)
弥散与凝结:冯至的《十四行集》	佐藤普美子(218)
谈无声之声	
——关于张承志批评美国的两篇文章	河村昌子(225)
儿童王国的律法	
——默默早期诗歌的反抗悖论	古 冈(232)

* 专题 *

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的重建与社会主义文艺思潮	徐秀慧(243)
一个作家和一份日文副刊: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新启程——光复一年后的台湾	
“鲁迅热”:沟通的媒介和介入现实的利器——对殖民地时期文学的重估与如何	
“重建台湾文学”的争议——社会主义文艺理念的再出发与中挫	
稿 约	(290)

CONTENTS

【 Articles of and on Kojin Karatani 】

Preface to <i>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i>	Kojin Karatani
A Parallax View	Slavoj Zizek
Response to Kojin Karatani's <i>Nationalism and Ecriture</i>	Jacques Derrida
An Interview with Kojin Karatani: Changes towards Critical Philosophy — <i>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i>	Mitsuo Sekii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Left-Marxism —Critiques of Kojin Karatani (Part I)	Zhao Jinghua
Notes on <i>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i>	Lu Yiwen & Others
Origins of “scenery” and “inside”	Lu Yiwen
The Imaginary and the Real: <i>Ecriture</i> and Nation States	Guo Yu
Awkward Criticism: On “the Discovery of Children”	Chen Ying
On “the Discovery of Scenery”	Lin Yuping
The Politics of Criticism	Xue Yu
Reversed Landscape: <i>The So-called Confession System</i>	Li Yun
Appendix: 1. Brief Introduction to Kojin Karatani 2. Works of Kojin Karatani 3. Research materials and papers on Kojin Karatani	

【 Interpretation of Huang Chunming 】

Huang Chunming in a Dilemma

—What will the country folks do after they have entered cities?	Lv Zhenghui
Consciousness of Modernity in Huang Chunming's Fiction	Zheng Qianci
National Literature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Xu Xiuhui
Appendix: 1. An Interview with Huang Chunming 2. Chronology of Huang Chunming's Activities	

【 Interpretation of Some Writings 】

Restoration;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Hu Feng' s Theory of the Typical

..... Huang Yue

On *Notes on Traveling in Hunan* Zhang Xinying

Chen Quan' s Idea of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the Origin of German Nationalism

..... Ye Juan

Yuan Kejia' s Criticism of New Poet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 S. Eliot Liu Jinhua

Diffusion and Condensation; Feng Zhi' s *The Sonnets* Sato Fumiko

On Guard against the Voice of the Silent

—Zhang Chengzhi' s Two Essays on America Shoko Kawamura

Laws in the Kingdom of Children; Paradox of Resistance in *Mo Mo' s*

Early Poetry Gu Gang

【 Article on a Special Subject 】

Reconstruction of Taiwan Culture and Socialist Literary Tren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aiwan' s Recovery Xu Xiuhui

A Writer and a Japanese Supplement; Restart of Realistic Literature—A

Craze for Lu Xun in Taiwan One Year after Recovery; Communicating Medium

and Instrument Intervening Reality—Re-evaluation of Colonial Literature and

Dispute over How to “Reconstruct Literature in Taiwan”—Restart and Setback

of Socialist Literary Theory

Notices to Contributors

(英文翻译:王宪生)

《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序言^{*}

柄谷行人

本书考察康德和马克思两方面内容,这两部分看似毫不相干实际上是完全不可分割的,并且自始至终相互影响着,整个课题——我称之为穿越批评——形成了一个空间,使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两个领域相互渗透。试从马克思看康德,从康德看马克思,并恢复对于两者批评的意义,这种批评源于仔细审视,一种细致的自我审视。

怀着对这两位敬意,19世纪晚期以来,已经有许多思想家把康德和马克思联系起来,他们努力捕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缺失的主体性、伦理性契机,康德绝不仅仅是一个资产阶级哲学家,对他来说,道德是唤醒自因而非善恶的问题,这便要求我们将他人当作自由的个体对待。“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①。这条规则包含了康德道德律最终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信息,这不是抽象的教义,康德将其视作一个需在社会历史语境中逐步实现的任务。或者具体地说,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小生产者的联盟,以此与商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市民社会相抗衡。在前工业资本时代的德国,这个目标初期被构想成一个理想,但是紧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上升,独立小生产者的联盟大都分崩离析了。然而康德的道德律得以幸免。康德的思想尽管抽象,却是后来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例如蒲鲁东)思想的先导。赫尔曼·柯亨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康德是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创始者。人们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仅仅将他人作为通往目的的手段。而在这样的语境下,康德的“自由王国”或“目的王国”显然要归结为另一层新意,那就是共产主义世界。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对此加以考量,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的形成不可能不包括康德关于道德的思想。不幸也不公平的是,康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被历史遮蔽了。

* 本文系从英文版译出,刊发前编者请赵京华先生据日文版做了部分校订,在此致谢。——编者

①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玛丽·格雷戈翻译编辑,第38页,4:429,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中文译文参考《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二章》,〔德〕康德著,苗力田译,第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在不同于新康德主义的语境下,我也将把康德和马克思联系起来。从一开始,我就感到康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认可是无力的。对无政府主义者(或工联主义者)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他们对自由和伦理的安排值得我们关注,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强制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力量缺少理论性的把握。因此,他们的斗争大多是无力的,并且以悲剧性的失败告终。我曾一度持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立场。我也从未对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或国家抱有好感。但同时,我又是非常敬畏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我对这本书的钦佩之情与年俱增。身为政治经济学系的学生,我曾逐句仔细阅读《资本论》,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没有真正全心投入地阅读《资本论》,而只是抽取其中适于他们哲学观点的部分,对此我深为不满。大部分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论》仅仅当作一部经济学著作来看待,我对此同样不满。同时,我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而是阐明资本主义运作实质和局限的理论,并进一步揭示了其基础:一个人类的交往行为(或是更广泛的沟通)中必然遭遇的困境。《资本论》并未替资本主义提供一条轻松的出路。正因其走投无路才暗示了一个实践性干预的可能。

沿着这条路,我愈加认识到康德也是一个通过对人类理性局限的无畏揭示,试图提出实践的可能性的思想家,而他的批判也并非如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形而上学的。人们常将《资本论》与黑格尔哲学对读,而在我看来,只有《纯粹理性批判》能与《资本论》互见。这正是马克思与康德的交叉点。

关于共产主义,马克思除了对他人以此为主题的论文有极少的批评外,几乎没有阐述。他曾经说过讨论未来本身是自反的。1989年,政治气候转变,直到那时我仍藐视所有预测未来的观点。我认为反对资本主义及国家的斗争无关乎未来理念。我们只需无止息地坚持斗争,来应对现实境况中出现的每个阻碍和抵触。八九事件迫使我改变了想法。在那以前,我和许多人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政党加以指责;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将顽强地存在并永远坚持下去。只要它们存在,我们对其批判,就能感到有所作为。当它们崩溃时,我发觉我对它们的批评矛盾地与它们本身相互依存。我开始感到我不得不阐述一些正面观点,正是在这关头,我与康德相遇了。

通常康德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批判者,这倒不能算是误解。这一流派的发展中,休谟怀疑论的经验主义影响是巨大的:康德坦承正是这一思想改变了他独断性

的主张。^①但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时,形而上学并不受欢迎,甚至遭到轻视。在序言中,康德表达了他的遗憾:“形而上学曾在某个时候被称作诸学之后。由于其对于客体超凡的重要性,即使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也可称得上实至名归。而今,形而上学在各个领域都遭到轻视,而这成为紧跟潮流的表现。”^②因此对于康德来说,恢复形而上学的适当作用是批评的首要任务。这支配了康德对休谟的所有批评。而休谟曾经那么强烈地激励了他。现在,我想在当下语境中重申康德与休谟的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重回康德成为潮流。在汉娜·阿伦特的探索性著作《康德政治哲学讲义》和利奥塔的《热情:对于历史的康德主义批判》中,重回康德意味着重读《判断力批判》。关键在于,现实中各种互相冲突的学科间要找到普遍性,即无差别的评判标准,是难以完成的。最好的方式便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来协调相冲突的偏好。这看起来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迥异。《纯粹理性批判》假设了一个审视普遍性的、先验的主观性。(本书下一章将详细论述)对康德的再次推崇,其政治含义是明显的。连将理性视作“交往理性”的哈贝马斯也认同这一观点,即:那是以形而上学名义对共产主义进行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认识宏大叙事的尝试曾被指责为是唯理主义的、目的论的。知识分子政党通过展现历史规律领导民众。斯大林主义确实是这种倾向的恶果,也因此声名狼藉。与此相反,理性的力量受到质疑,知识分子的优势遭到否定,历史目的论也被推翻。多种语言游戏间的公众合意与磋商,与理性中心主义形成对照,经验的异质性或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与历史目的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形成对照。这都包含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诘问中。另一方面,“当下”至今还因某种目的而被牺牲,其性质上的异质性(或在帕格森派哲学意义上的“持续时间”)被重申。解构或所谓知识考古学,是一种备受认同的趋势,包括我也倾向于它。而我后来发现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支配了许多民族国家的人们时,解构或知识考古学才能产生有影响的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这趋势失去了其影响力,至多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解构运动的动因。怀疑相对主义,多种语言游戏(或公众合意),对当下的审美性断言,经验性的历史主义,对亚文化(或文化研究)的重视,等等,失去了它们最具颠覆性的潜力并从此成为钳制性的思想。今天,这些已成为经济发达的民

①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盖瑞·海特菲尔德翻译编辑,第10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中文译文参考《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导言》,[德]康德著,庞景仁译,第9页,商务印书馆,1978。康德说:“多年前,正是我对大卫·休谟的记忆第一次打破了教条主义的迷梦。”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7]》,保罗·盖尔、艾伦·W·伍德翻译编辑,第99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中文译文参考《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第1~2页,人民出版社,2004。

族国家中多数保守研究机构的权威教义。综合各方面来说,这种趋势可总结为反唯理主义的对经验主义(包括唯美主义)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近年来对康德的回归实际上是对休谟的回归。

同时,为了尽力避免教条主义的倾向——就像康德对休谟的批评——我开始阅读康德。坦率地说,这是个重构所谓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课题。正是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恰当定位和信仰与理性间不可分割、也是不可避免的联系给出了最明晰的说明。“因此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而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也就是没有纯粹理性批判就会在形而上学中生长的那种成见,是一切阻碍道德的无信仰的真正根源。这种无信仰任何时候都是非常独断的。”^①可见,康德并非要恢复宗教的意义;他所肯定的是宗教中倾向道义的方面,激励我们做道德的人。

与主流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坚持拒绝把共产主义视为康德意义上的“建构性理念(或理性的建构性运用)”(constitutive idea),因而他极少谈及未来。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原文做了补充:“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②因此,将共产主义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武断论断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形而上学马克思思想的驳斥。但这与他将共产主义培育为“统整性观念”(理性的统整性运用)并不矛盾。所以年轻的马克思强调那条绝对命令:“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识,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③对于他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即:同时突出实践性和道德性。他终生都坚持这个立场,尽管后来他致力于历史材料状况的理论研究以实现这一绝对命令。同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嘲笑道德性而主张“历史必要性”和“科学社会主义”,终止一个新型奴隶社会的建构。这不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理性的所有主张”的短缺。对共产主义的不信任已经蔓延,不信任的真正源头应归咎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20世纪共产主义所造成的悲惨教训,也不应将此错误仅仅视作不幸。自那以后我们不容许轻率地支持任何“理念”——即使是否定斯大林主义的新左派。那就是为什么“为了跟上潮流,共产主义受到轻视”的原因。打着各色旗号,其他教条主义思想也得以繁荣。更重要的是,当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表露出他们对道德的怀疑时,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已开始在全世界攫取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7]》,第177页。中文译文参考《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第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三卷,第4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三卷,第207~208页。

力量,而知识分子不能轻视它们。

出于这些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的立场,或是我的思想本身,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我开始相信理论不应止步于对现状吹毛求疵的审视,而应提出有益于改变现实的积极性建议。同时,我也重申这样做的难度。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无法提供任何乐观的前景,而我终于在临近新世纪时才开始看见了一线希望。正是这希望促使我在日本组织新合作主义运动(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在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无数旨在革除现状的现实运动正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坚信,认可穿越式批评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就是说,没有对现存理论做全面而仔细的审视就不能开始新的实践;而我所提及的理论并不局限在政治方面。我开始相信没有什么不受康德和马克思批评的影响或独立存在于他们的批评之外。此后,在这个课题中我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各种可能有关的领域,包括基础数学、语言学、美学和本体论哲学(即存在主义)。我所处理的问题只有专家才会习惯性地给予关注。并且,关于康德的第一部分和关于马克思的第二部分是相互独立的,因而他们间的融洽可能只是表面的。鉴于此,我有必要写一篇相对较长的介绍来使其关联明朗化,或总括出整本书。

尽管理论课题有其复杂性与多样性,但我相信这本书也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本书是由发表在创刊于1992年的日本文学月刊《群像》上的一系列论文结集而成。它们是与小说一同发表的,这正说明了本书并不是为从事研究和学术生产而写,而是为并非专攻某领域的人而写的。因此学术研究并非本书的属性。书中有许多关于康德和马克思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仔细考察资料后指出了他们理论上的不足,有待商榷的地方和学说的含混之处。但我并不执意于此。我不惮写一本揭人短处的书;而更愿意写一本褒扬别人的书,只褒扬那些值得褒扬的著作。因此,我没有与康德和马克思争论,而是研读他们的文章,关注他们话语力量的核心。但我认为,这却使得没有任何一本书比拙著更具批评性。

本书的主要批评对象是资本—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然而我必须承认,我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分析还不完全成熟;我对于不发达国家(农业中心的)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革命的思考仍不够充分。这将是我日后研究的课题。

最后,我想加入一小段关于日本特殊历史语境的思考,关于这个国家,其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我的思想浸润其中。我将在以后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我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归源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日本与西方以及亚洲其他国家间的语境差异。我个人经验在它们之间的游移和穿越中孕育了穿越批评。但我在本书中并未书写这些经验,而是依据康德和马克思的原文发表了一些看法。

(译者:林怡静)

视差之见^{*}

斯拉沃热·齐泽克

今天的英语里面,“pig”指的是农民喂养的牲畜,“pork”则是我们吃的肉。阶级差异明摆在这里:“pig”是一个古老的撒克逊词语,撒克逊人是地位低下的农民;而“pork”来自法语“porque”,为享有特权的诺曼征服者使用,他们吃的猪肉却正是农民提供的。这个二元性标示出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鸿沟。柄谷行人在他令人肃然起敬的著作《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将其作为一个“视差”的例子提了出来。^① 作为他那一代最引人注目的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早就声名卓著(他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已由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介绍到了英语世界)。现在,柄谷已经从《作为隐喻的建筑学》的一系列思考中抽身出来,转向另一个根本性的尝试:重铸反抗现时代资本帝国的哲学政治学基础。^② 在异端的理论野心和对另类革命传统(此处主要指无政府主义)的关注方面,《跨越性批判》或许堪与罗伯特·昂格尔(Roberto Unger)在巴西出版的政治学三部曲比肩。但是,柄谷的思想世界更接近马克思,他身后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

柄谷发难道:当我们面对一个精确的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什么才是合适的反应?他回答说,我们不应指望化约一方面而迁就另一方面(甚或规定对立面的某种“辩证综合”)。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坚持二律背反的不可消解,并构想一个基本的批判立场,这不是某个与其他立场相抵牾的既定立场,而是立场之间不可消除的鸿沟所在——它们之间纯建筑学的裂隙。康德看事物的姿态是:“既非从自己的视角,又非从他人的视角,而是直面由差异(视差)暴露的现实。”^③柄谷从康德的“物自体”(超越现象的本体)概念读出的,并不是一个超出我们理解的先验实体,而是只有凭借现实经验不可消解的二律背反特征才能辨认之物。

* Slavoj Zizek: “The Parallax View”, 译自《新左派评论》(New Left View), 第25期, 2004年9、10月。

① 参见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 剑桥, 2003。以下简称《跨越性批判》。

②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达拉谟, 1993。《作为隐喻的建筑学:语言、数字、货币》, 剑桥, 1995。关于柄谷在日本批评界的地位, 参见浅田彰《虚无之左》, 《新左派评论》, 第5期, 第24、35~36页, 2000年9、10月。

③ 《跨越性批判》, 第3页。

价值理论

在柄谷看来,马克思面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及其劳动价值论——相当于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价值非实质纯关系简缩(贝利——相当于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之间的对立,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恰恰突破了视差视野。马克思将这种对立看作是康德式的二律背反,那就是,价值必须既由外流通(生产上的)产生,又由内流通产生。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社会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形式)都丧失了这种视差透视法,倒退到生产的单向度,并将其当作真理所在,以对抗交换和消费的“虚幻”领域。如柄谷所强调,自青年卢卡奇经阿多诺直到詹姆斯,即使是最复杂的关于具体化的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也难逃这个陷阱。这些思想家解释说,革命运动的缺乏是因为工人的意识被消费社会的诱惑所迷惑,并且/或者被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强权所操纵。由此,他们批判工作的焦点转向了文化批评(所谓“文化转向”),转而揭露置工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魔咒下的意识形态机制(或利比多机制: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精神分析在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细读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柄谷触及到一个难以逾越的视差鸿沟,这是产品致死一跃(salto mortale)为商品时存留下来的:

这个价格[铁以金来表达],一方面是铁包含的劳动时间量即铁的价值量的指数,同时又表示出铁的虔诚愿望——想变成金,也就是想赋予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以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形式。如果这个变体没有实现,这吨铁就不仅不再是商品,而且不再是产品;因为它所以是商品,只是由于它对它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或者说,它的所有者的劳动只有作为对别人有用的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它只有作为抽象的一般劳动才对它的所有者有用。因此,铁的任务,或者说,铁的所有者的任务,是在商品世界中找到铁吸引金的地方。但是,如果像我们在这里分析简单流通时所假定的那样,卖确实完成了,那么这种困难,即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就渡过了。这吨铁通过它的转移,即通过从把它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的手里转到了把它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而实现为使用价值,同时也就实现了自己的价格,从不过是想像的金变成了实在的金。^①

商品售出才成其为商品,这一跳跃,不是一个(观念中的)价值内在自我增长的结果,而是一个相当于克尔恺郭尔式信念跳跃的致死一跃,一个相当于知与情之间康德式综合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间临时而脆弱的“综合”:这两个例子里,相

^① 这段引文出自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译直接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版,第78~79页)中的译文,对于齐泽克引文中有而中译本中无的,则据齐泽克引文直接译出,并加[]。——译者

互间不能从外部消解的两个层面被放到了一起。出于这个苛刻的原因,马克思抛弃了他原先那种以黑格尔式的方式,从价值概念里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分裂追根究底的计划(这可以从《大纲》的手稿中辨识出来)。在《资本论》中,这两方面,即“商品二重性”的分离,是一个起点。这种综合不得不依赖一个不可消解的外部因素,就像康德那里,存在是不确定的(即不能简化为一个实在的概念),或者如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所说,提到一个物的名称并不能触及它所包含的内容和它所标明的属性。

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张力,又是两者间的一个视差。的确,价值是生产过程创造的,然而仅仅是潜在的创造,因为只有生产的商品售出,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完成,价值才真正实现。在此,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临时的鸿沟十分关键:即使生产过程创造出价值,流通过程没有顺利完成,严格意义上讲就不存在价值——这里的临时性是先将来时态的,价值非立即“就有”,它仅仅是“将有”。它在回溯中实现,在行为中呈现。生产过程中,价值“自在”地产生,但只有经过流通它才“自为”地存在。柄谷就是这样解决生产过程中是否产生价值,这一价值的康德式二律背反的。出于“自在”与“自为”之间的裂隙,资本主义需要形式上的民主与平等:

资本同[资本主义前的]统治关系的区别在于:工人是作为消费者和交换价值实现者与资本对立,是作为货币所有者,作为货币,作为简单的流通中心——他是无限多的流通中心之一,在其中作为工人的规定性便消失了。^①

这意味着,为了完成再生产的循环,资本必须经历关键性的角色倒置:“原则上,只有工人全数买回了他们的产品,剩余价值才能实现。”^②这一点对柄谷至关重要:它提供了今天反抗资本逻辑的必要杠杆。无产阶级应该以购买者的身份接近资本,使资本不得不迎合他们,把斗争聚焦于此,不就自然而然了吗?“工人只有作为消费者,才能成为完全的主体。”^③这可能是视差状况最极端的例子:工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立场间的分歧应不可消解地延续下去,而不是将其中一方作为优先于另一方的“深刻真理”。(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赋予生产之于消费的优先权,因此,提供了没人要的产品,而非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它不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吗?)

柄谷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拒斥——和原始法西斯主义者不同——金融投机和资本家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经济之间的对立。对资本主义来说,生产过程只是大把捞钱的投机过程中绕的一个弯子。说到底,“投机倒把”的逻辑也是维持对改革和扩大生产的不断追逐:

① 卡尔·马克思:《大纲》,第420~421页,1993。

② 《跨越性批判》,第20页。

③ 《跨越性批判》,第290页。